中阿含經卷第十三 薄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第一(有七經)(第二日誦名小土城有四品半合有五十二經)

烏鳥喻說本　天捺林善見　三十喻轉輪

蜱肆最在後

中阿含王相應品烏鳥喻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轉輪王欲試珠寶時便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於夜闇中竪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園觀珠之光耀照四種軍明之所及方半由延彼時有一梵志而作是念我寧可往見轉輪王及四種軍觀琉璃珠尒時梵志復作是念且置見轉輪王及四種軍觀琉璃珠我寧可往至彼林間於是梵志便往詣林到已入中至一樹下坐已未久有一獺獸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獺獸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竭梵志當知我欲捨去入彼

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獺獸
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
故坐復有究暮鳥来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来究暮鳥汝從何来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
鵠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
竭梵志當知我欲捨去依彼死半聚
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死人聚處栖
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究暮鳥與
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
坐復有鷲鳥来梵志見已而問之曰
善来鷲鳥汝從何来為欲何去荅曰
梵志我從大墓復至大墓欲言而来
我今欲食死烏之肉死馬死半死人
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鷲鳥
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
故坐復有食吐鳥来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来食吐鳥汝從何来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汝見向者鷲鳥去耶我
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食吐
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
志故坐復有狩獸来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来狩獸汝從何来為欲何去

荅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榛莽
至榛莽從僻靜至僻靜處来我今欲
食死象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
去唯畏於人時彼犲獸與此梵志共
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復有烏
烏来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来烏烏
汝從何来為欲何去荅曰梵志汝強
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来為欲何
去彼時烏烏而訶梵志已便捨而去
梵志故坐復有狌狌獸来梵志見已
而問之曰善来狌狌獸汝從何来為
欲何去荅曰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
至觀從林至林飲清泉水食好果来
我今欲去不畏於人彼狌狌獸與此梵
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佛告諸比丘吾
說此喻欲令解義汝等當知此說有
義時彼犲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
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
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
念而彼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
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
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災患

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
成就惡法冣在其邊生蘖腐敗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
見獺獸已而問之曰善來獺獸汝從
何来為欲何去荅曰梵志此池本時
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鼈滿中我昔
所依而今枯槁梵志當知我欲捨去
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
比丘亦復如是入惡不善穢汙法中
為當来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
是以比丘莫行如獺莫依非法以自
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
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
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
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彼究
暮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
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
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
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彼入
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
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
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犄不見災
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惡戒

成就惡法宷在其邊生獘腐敗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
見究暮已而問之曰善来究暮汝從
何来為欲何去荅曰梵志此池本時
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鼈滿中我昔
所依而今枯熇梵志當知我今欲去
依彼死牛聚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
死人聚處栖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
吾說比丘亦復如是依惡不善穢汙
之法為當来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
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究暮莫依非
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
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
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
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
如是時彼鷲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
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
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
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
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
聲聞所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
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
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

丘行惡戒成就惡法㝡在其邊生弊
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
猶如梵志見鷲鳥已而問之曰善来
鷲鳥汝從何来為欲何去荅曰梵志
我從大墓復至大墓欲害而来我今
欲食死爲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
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
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鷲鳥莫依非
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
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
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
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
如是彼食吐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
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
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
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
正念彼入比丘尼房教化說法或佛
所說或聲聞所說彼比丘尼入若干
家說好說惡受信施物持與比丘因
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
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灾患不
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
就惡法㝡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

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
食吐鳥已而問之曰善来食吐鳥汝
從何来為欲何去荅曰梵志汝見向
者鷲鳥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
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
丘莫行如食吐鳥莫依非法以自存
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
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
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
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時彼
犲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
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貧
村住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
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若知村邑
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梵行者而
来住中或九月或十月諸比丘見已
便問賢者何處遊行彼即荅曰諸賢
我依某處貧村邑行諸比丘聞已即
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行所以者何
此賢者乃能依某貧村邑行諸比丘
等便共恭敬礼事供養因此得利衣
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
已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

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家
在其邊生嬖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
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狩獸已而
問之曰善來狩獸汝從何來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榛
莽至榛莽從僻靜至僻靜處來我今
欲食死為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
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
是是以比丘莫行如狩莫依非法以
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
中者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
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
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時烏鳥面訶梵志已便捨而去吾
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貪無
事處而受夏坐彼若知村邑及城郭
中多有智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
若知村邑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
梵行者而來住中二月三月諸比丘
見已問曰賢者何處夏坐荅曰諸賢
我今依某貪無事處而受夏坐我不
如彼諸愚癡輩作床成就具足五事
而住於中中前中後中後中前口隨

其味味隨其口求而求索而索時諸比丘聞已即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賢者乃能依其貧無事處而受夏坐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養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灾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寂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烏鳥已而問之曰善来烏鳥汝從何来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强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来為欲何去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烏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彼往往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於身守攝諸根立於正念彼從村邑乞食已竟食訖中後収舉衣鉢澡洗手

是以尼師檀著於肩上或至無事處
或至樹下或至空屋中敷尼師檀結
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
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
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
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
善法中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
心彼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
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
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
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
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
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
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
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猶如梵志見徃徃已而問之曰
善来徃徃汝從何来為欲何去荅曰
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
林飲清泉水噉好果来我今欲去不
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
莫行如獺莫行如兎暮莫行如鵄莫

行如食吐烏莫行如徐莫行如烏當
行如徃徃所以者何世中無著真人
如徃徃猒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烏烏喻經第一竟　三千一百七十八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說本經第二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㮈在仙人
住處鹿野園中時諸比丘於中食後
以小因緣集坐講堂共論此事云何
諸賢居士在家何者為勝為比丘等
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耶為
朝朝益利百千萬倍乎或有比丘作
是說者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唯
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
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
倍是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眾中於
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諸賢何
用益利百千萬倍設復過是唯此至
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
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所
以者何我憶昔時在此波羅㮈國為
貧窮人唯仰捃拾客擔生活是時此
波羅㮈國災旱早霜垂穗不熟人民

荒儉乞求難得是時有一辟支佛名曰
無患依此波羅㮈住於是無患辟支
佛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波羅㮈而
行乞食我於尒時為捃拾故早出波
羅㮈諸賢我登出時逢見無患辟支
佛入彼時無患辟支佛持淨鉢入如
本淨鉢出諸賢我時捃還入波羅㮈
復見無患辟支佛出彼見我已便作
是念我旦入時見此人出我今還出
復見此人入此人或能未得食也我
今寧可隨此人去時辟支佛便逐尋
我如影隨形諸賢我持捃還到家捨
捃而迴顧視便見無患辟支佛來逐
尋我後如影隨形我見彼已便作是
念我旦出時見此仙人入城乞食今
此仙人或未得食我寧可自闕己食
分與此仙人作是念已即持食分與
辟支佛白曰仙人當知此食是我己
分為慈愍故願哀受之時辟支佛即
答我曰居士當知今年災旱早霜蟲
蝗五穀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汝
可減半著我鉢中汝自食半俱得存
命如是者好我復白曰仙人當知我

在居家自有金竈有樵薪有穀米欲
食早晚亦無時節仙人當為慈愍我
故盡受此食時辟支佛為慈愍故便
盡受之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七
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生人復為人
王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得生如
此釋種族中大富豐饒多諸畜牧封
戶食邑資財無量珎寶具足諸賢我
因施彼一鉢食福棄捨百千姟金錢
王出家學道況復其餘種種雜物諸
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為王王臣梵
志居士一切人民所見識待及四部
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見
敬重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常為
人所請求令受飲食衣被氍氀毹
㲪床褥綩綖病瘦湯藥諸生活具非
不請求若我尒時知彼沙門是無著
真人者所獲福報當復轉倍受大果
報極妙功德明所徹照極廣甚大於
是尊者阿那律陁無著真人逮正解
脫說此頌曰

我憶昔貧窮　唯仰捃拾活　闕已供沙門
無恚最上德　因此生釋種　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儛　作樂常歡喜　我得見世尊
正覺如甘露　見已生信樂　棄捨家學道
我得識宿命　知本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
七反住於彼　此七彼亦七　世受生十四
人間及天上　初不墮惡處　我今知死生
衆生往來處　知他心是非　賢聖五娛樂
得五支禪定　常息心靜默　已得靜正住
便逮淨天眼　所為今學道　遠離棄捨家
我今獲此義　得入佛境界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建立正念智
隨耶離竹林　我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
無餘般涅槃

尒時世尊在於燕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至講堂比丘衆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講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今日以尊者阿那律陁因過去事而說法故集坐講堂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今日欲從佛聞因未來事而說法耶諸比丘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因未來事

而說法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世尊
告曰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為汝廣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
聽世尊告曰諸比丘未來久遠當有
人民壽八万歲人壽八万歲時此閻浮
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
鷄一飛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女年
五百乃當出嫁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
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飲食
老更無餘患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
有王名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
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
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
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
衆彼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
幢諸寶嚴餝舉高千肘圍十六肘彼
當竪之旣竪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
志貧窮孤獨遠来乞者以飮食衣被
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氀
纏綖給使明燈彼施此已便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

中阿含經第十三卷 第十六張 溥

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
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尒時尊者阿夷哆在衆中坐於
是尊者阿夷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
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未来久遠
人壽八万歲時可得作王号名曰螺
為轉輪王聡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
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
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
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我當有
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
他衆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
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竪
之既竪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
窮孤獨遠来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
花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
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
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

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於是世尊訶尊者阿夷哆曰汝
愚癡人應更一死而求再終所以者
何謂汝作是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
人壽八万歲時可得作王号名曰鏍
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
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
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
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我當有千
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
衆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
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
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
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
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氀
緂綖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
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
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世尊告曰阿夷哆汝於未
来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得作王号
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
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
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汝
當有千子具足顔貌端正勇猛無畏
能伏他衆汝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
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
六肘汝當竪之既竪之後下便布施
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来乞者以飲
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
褥氍氀綩綖給使明燈汝施此已便
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
學道汝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
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
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佛告諸比丘未来
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有佛名彌勒
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祐猶如我今已成如来無所著等
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彼於此世
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
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
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當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
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
行彼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
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
現彼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猶如我
今無量百千比丘衆尒時尊者弥勒
在彼衆中於是尊者弥勒即從坐起
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
未来久遠人壽八万歲時可得成佛
名弥勒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号佛衆祐如今世尊如来無所著
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我

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
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
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
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我當
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
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
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
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
善發顯現我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
如今世尊無量百千比丘衆於是世
尊歎弥勒曰善哉善哉弥勒汝發心
極妙謂領大衆所以者何如汝作是
念世尊我於未来久遠人壽八万歲
時可得成佛名弥勒如来無所著等
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如今世尊
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祐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
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

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
遊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
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
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
足清淨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
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
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佛復告曰弥勒汝
於未来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得作
佛名弥勒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
人師号佛衆祐猶如我今如来無所
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汝於
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
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汝當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
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
行汝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

布梵行大會無量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
現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猶如我
今無量百千比丘衆尒時尊者阿難
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
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弥勒
比丘尒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取
金縷織成衣來授與世尊於是世尊
從尊者阿難受此金縷織成衣已告
曰弥勒汝從如來取此金縷織成之
衣施佛法衆所以者何弥勒諸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為世間護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於是尊者弥勒從如
來取金縷織成衣已施佛法衆時魔
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瞿曇遊波羅
㮈仙人住處鹿野園中彼為弟子因
未來說法我寧可往而嬈乱之時魔
波旬往至佛所到已向佛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容貌妙第一　華鬘瓔珞身
明珠佩其髀　若在鷄頭城　螺王境界中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此魔波旬來到
我所欲相嬈乱世尊知已為魔波旬
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伏無疑惑　斷生老病死

無漏所作訖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衣上妙服　栴檀以塗體
身體直姝長　若在鷄頭城　螺王境界中

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主亦無家　手不持金寶
無為無所憂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財好飲食　善能解歌舞
作樂常歡喜　若在鷄頭城　螺王境界中

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為必度岸　如鳥破網出　得禪自在遊
具樂常歡喜　汝魔必當知　我已相降伏

於是魔王復作是念　世尊知我　善逝見我　愁惱憂慼不能得住　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佛說如是　弥勒　阿夷哆　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說本經第二竟（一千四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三（七千七十九字）　第十三張 [illegible]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